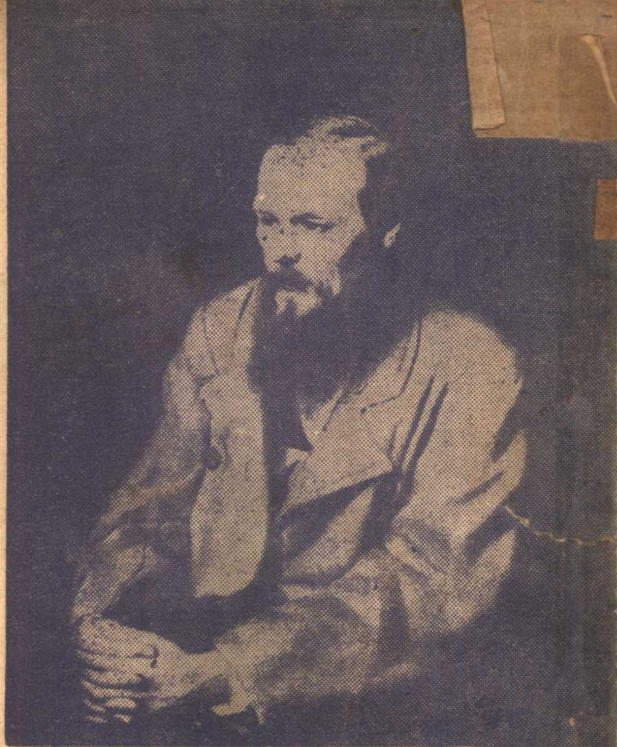


女房東



Edmond Rostand

著 基 斯 夫 退 思 陀

譯 夜

行 印 志 光

女房東



東京朝日新聞社

編輯部

印刷部

820.1(2)
7363₄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東房女

譯夜叔

行印 志真堂

1950

陀思退夫斯集選

女房東

(全譯本)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基本定價六元五角整

著者 俄·陀思退夫斯基

譯者 叔 夜

發行人 陸 夢 生

發行所 文 志 書 局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總店：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分店：北京西單舊利部街三號
上海 北京 瀋陽 漢口 廣州 重慶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版(重)

總 4350-48 譯 20 (154P.) 1001-2000

第
一
部



珂丁諾夫最後決定搬家了。他的女房東，那貧窮而且年老的小公務員的寡婦，爲了某些事情要在他的房子期滿那個月一號以前離開彼得堡，到另一個僻遠的省份去投靠她的親戚。等待着房子的滿期，這個青年對於他的故居很是惋惜，而且因爲不得不離開它而感到煩惱；他貧窮，而別的房子又是這樣的昂貴。女房東去的第二天，他拿着帽子在彼得堡城後面的街道徘徊，看遍所有貼在人家門板上的召租條子，選擇那最幽暗最多人居住的板屋，在那些窮苦房客的小室中，往往可以找得一角棲身的地方。

他尋覓了很久，很小心地，但不久他發生了一種新的莫明其妙的感覺。最初，他對自己周圍環境的事情毫不關心，毫不在意，沒有多久，他却留心起來，後來，他何以很大的好奇心來觀察他的週遭。街上熙攘的人羣，騷動，吵鬧，響

動，和事物的新奇等等，所有那些卑微的每日的城市生活瑣事；對於一個以終生辛勞的血汗和種種方法來爲沒有代價的努力去求得一個清靜舒適的小家庭的彼得堡的忙人是非常厭煩的。——這些普通的無聊和憂悶在珂丁諾夫的內心激動着，相反的，另一面的鼓舞是一種仁厚的溫柔平靜的感覺。他蒼白的雙頰開始被淡弱的緋紅渲染了，他的眼睛開始閃着新的希望，他更熱切地呼吸周圍冰冷的新鮮空氣，因而感到了不平常的喜悅。

他常常過着安靜的異常孤寂的生活。三年前，在取得學位之後，他去探訪一個間接認識的老人，在穿制服的僕人替他通報以前，他還得在外面等候很久的時間。於是你躡進一間黑暗的高聳冷靜的房子，那房子很陰沉，是古老家庭的失了時髦式樣的房子。他看見裏面有一個白髮老人，掛着高貴的勳章；這老人曾經是他父親的同事，也是他的監護人。他拿給他一小捲鈔票，那是很小的數目；是他的祖宗的遺產經過拍賣而且償清全家的債務後所剩下的全部。珂丁諾夫冷漠地接受了這份遺產，走出街心，永遠離開了他的監護人。那是一個寒冷昏暗的秋天

的黃昏；他像在夢中似的，他的心被莫明其妙的悲傷撕碎了。一股熱烈的火在他的眼裏燃燒，他感到灼熱，可是一會又感到寒冷。在路上，他估計自己的存款可以生活兩三年或者甚至可以維持四年半的糧食。天空變得漆黑而且落着小雨，他已經轉過了一個拐角，橫過大路而在小巷裏走了一小時，在那裏，他像隱居寺院中的人，似乎已經隔絕了塵世。在整臺這兩年中，他已變成一個完全的遁世者。

他漸漸變得胆怯，不善交際，而他自己還不知道這個事實；同時，他從沒有想到另外還有一種正在誘惑他的充滿了吵鬧和騷動，充滿了繼續不斷的興奮和繼續不斷的變化，而且遲早不能避免的生活。事實上他不能避免聽聞這些塵俗的事，可是他從來不了解或者想法子了解它們。從童年時代起，他的生活便是奇僻的，現在更加奇僻了。他被一種很深的貪婪的慾望所佔有，這種慾望往往會吞食了珂丁諾夫這一類人的整個生命，而不容許他再有每日的實際活動。這種慾望就是科學。同時，它以慢性的使人狂醉的毒液消耗了他的青春，損害他的睡眠，劫奪他有益的食品和那些從小散布入他的悶氣的角落的新鮮空氣。然而，被這個熱

望狂醉着，珂丁諾夫拒絕去注意這些事情。他是年青的，人生的道路還有這麼長遠，他不再希求什麼東西。他的欲望使他成爲一個永遠年輕地生活的孩子，當他需要在這裏而造成自己的地位時，絕不容許其他的人站在旁邊。有些聰明人的智識是他們手頭的資本；而在珂丁諾夫，却是一副對準他的利器。

他被本能的衝動喚醒，而並非是由於合理的，顯明決定的，却爲了研究和了解動機，從此，什麼事情他都同樣肯做，甚至那最瑣碎的。他被人家當作小孩和怪物，跟他的同學不同。他從來不理解自己的變親；爲了他的孤獨和不友善的癖性，激起同學們的憤怒；他往往得忍受他們粗暴殘酷的待遇，這麼一來，他更變得加倍的不善交際和孤僻，漸漸更養成遁世的習慣。可是一直到現在，在他單獨的研究中從沒有過什麼標準或方針，現在，他不過具有藝術家的初步的喜悅和狂熱而已。他正在爲自己創造一個體系，那體系很多年來已經在他的內心演進着；而一種朦朧的但是罕有的真實意識的想像，已具體表現在新的清晰的形式裏，正在他的靈魂裏慢慢出現。這種形式渴求表現，激沖着他的靈魂；他依然用性於

悟解它的根源，它的真理，它的獨立性；富有創造力的智慧已經顯示出來了，它正在集中力量而形成。可是具體實現和真正創造的時期離現在還很遠，也許十分遠，也許根本不能實現！

現在，他在街上慢慢地徘徊，像一個忽然從孤寂空曠的荒野入到喧囂熱鬧城市的隱士。一切東西在他看來都是新鮮的，奇異的。他對於整個圍繞着他而波動和接噪的世界是那樣的生疏，所以，他並不驚訝自己當時發生的奇怪感覺。他似乎沒有感覺出自己對於塵世的隔絕；相反地，他的心中正跳躍着一種愉快的感情，一種狂醉；像一個餓了很久的人，看見酒肉擺到自己面前時一樣的喜悅；雖然，像搬家這樣平常的事情也會激起任何一個彼得堡的居民——甚至珂丁諾夫——的情形會令人詫異，可是事實上，要他先有實際的目的然後才出來是很少有的事情。

他快樂地在街上來來去去閑蕩。他像流氓似的注視一切的東西。

可是，甚至現在，他仍如以往一樣作事沒有聯貫，在研究那幅很清晰地擺在

他以前的圖畫的意義，好像在研究着書中的文句。每件東西都使他感動；他不錯過一些些印象，他用深思的眼睛注視着每個行人的面孔，觀察他周圍一切東西的特徵，愉悅地聽着人家的談話，好像要證實一切事情在寂夜的靜默中形成的結果。一些瑣碎的事情，常常觸動他，激起他的意識，於是，他第一次感到煩惱，悔恨不應該將活潑的自己埋葬在小房子裏。這裏，一切東西都在迅速地變動，他的脈搏於是膨脹而且急速地跳動了，他的早已被寂寞抑壓和那僅僅被緊張和強烈的活動所鼓舞和喚起的心，現在也在疾速地工作，鎮定而且勇敢。而且，他有一個無意識的渴望，想將自己擠入這個對他是奇妙的，後來由於藝術家的本能而理解——也許正確地預知的生活裏。他的心開始帶着愛戀和同情的渴望而自然地悸動。他更專注地觀察那些經過他身旁的人羣；可是，他們都是陌生者。忘神地，珂丁諾夫這種不注意的喜悅漸漸過去了；現實開始重壓着他，在他內心激起無意識的恐懼。他開始厭倦新觀念新印象的充塞，像一個病人第一次快樂地從病床上起來，而被騷動在他周圍的人羣的動作，吵鬧，雜亂，和生活的旋轉等等弄得暈眩。

而精疲力竭。他感到沮喪和不幸，他對於自己的整個生活，工作，甚至前途充滿了恐怖。一個新的觀念摧毀了他的安寧。他突然發生了一個意念：他整個生命已經孤獨了。沒有一個人愛他——而他也不受任何人的愛戴。他被一些在他剛出來散步時偶然交談過一兩句的行人無禮地奇異地望着，他看出他們把他當作瘋顛的或者最原始的奇僻的人，是的，他沒有猜錯。他記得常常每一個人都因為見到他而不安，甚至在他幼年時代，每個人都因為他的多夢的頑強的性格而躲避他，因此，人們的同情常常對他是困難的，苛刻的，而且被人忽略的，雖然存在他內心的並沒有什麼實現的意象，但他仍不被別人看重。甚至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而跟別的同齡的小孩子不同時，一個事實已經煩擾了他。現在他時常記得而且回想當時的情形，這許久，他已經被一切的人離棄和忽視了。

不知不覺地，他已到了離開市中心很遠的彼得堡盡頭的地方。在一間清靜的餐室用餐之後，他又出來閑蕩。他再經過很多街道和房屋，在那些房屋的後面伸展着灰色和黃白的牆垣；他穿過許多倒塌的茅屋走，而不願經過貴族的大廈。茅

屋中間夾雜着一些巨大的工廠，畸形的被煤煙薰黑了的紅色大建築物，有很長大的煙囪。這環境是荒涼孤寂的。至少，在珂丁諾夫看來，一切東西都是可怕的令人不快的。天色漸近黃昏了。他從一條狹長的小道走出來，轉入那邊立着一座教堂的廣場。

他不加思索地信步走進教堂裏。晚禱已經完結，教堂裏面幾乎是空的，祇有兩個老女人跪在近門口的地方。教堂執事，一個頭髮灰白的老人，正拿着臘燭走出來。落日的餘暉正從屋頂上狹窄的甬子射下來，以它燦爛的光海充溢了祭壇，可是一會之後，光輝慢慢淡弱下來了，集結在圓屋頂的黑暗越加濃厚，那鍍金的聖像在原來的地方還是光明地閃耀，反射着燭燈搖曳的光輝。被強烈的憂悶和沮喪的感情所發襲，珂丁諾夫斜倚在教堂內一處最黑暗的角落的牆上，隨着，他自己便沉入遺忘中。當兩個人的安穩沉重的脚步聲迴響着空洞的教堂時，他恢復了知覺。他抬起眼睛看到兩個正向前行走的人影，一種不可形迹的好奇佔有了他。他們一個是老人一個是少婦。那老人長得高高的似乎很強健的個子，可身面部

帶着病人的蒼白。從外表看來，他也許是從很遠的省份來的商人。他穿着一件黑色鑲邊的襯着皮裘的大衣，顯然是節日的服裝。他沒有扣上大衣的鈕扣，從敞開的地方，可以看見裏面穿着另外一種鑲邊的俄羅斯的服飾，扣子從上到下緊密地連着。他裸露的頸子圍着一條鮮紅色的大手帕，隨便繫一個大結，手中拿着一頂羊皮帽。他那稀薄的灰色長鬚垂到胸前，灼熱的眼睛從那蹙皺在一起的凸出的眉毛下閃射着一道驕傲的光輝。那婦人大約二十歲，有着絕倫的驚人的美貌。她穿着一件華麗的藍色襯皮的短外套，匪包白絲大手帕，在額下繫着結子。她垂着眼皮走，一種憂鬱的尊貴滲透她的全身而生動痛苦地反映在她面部那種柔軟的孩子般甜蜜的輪廓上。在這對不相配的夫婦中間似乎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那老人寂然站在教堂的中間而且朝室內的四方鞠躬，雖然教堂內是空洞無人的；他的同伴也跟着這樣做。於是，他攜着她的手走到聖母像前。聖壇上照耀得很輝煌，幾枝燭燭的燦爛的光輝反射在壇後座位的金漆和寶石上。最後一個留在教堂裏的執事恭敬地向老人鞠躬，老人點着頭回答他。那婦人在聖像前露出小愉

快的樣子。老人從聖壇的架子上取下一張面紗蓋在她的頭上。一陣細小的啜泣聲迴響着空洞的教堂。

珂丁諾夫被這種嚴肅的情景感動了，他急躁地等候事情的結局。兩分鐘之後，婦人抬起她的頭，明朗的燈光再次落到她迷人的面孔上。珂丁諾夫跳起身來，向前走了一步。她已經將手遞給了老人，而且兩人安靜地步出了教堂。淚珠正從她長長的睫毛之下的深藍色的眼睛湧出，滾到她蒼白的頰上，她嘴唇上露着一絲很輕的微笑；但她臉上留着一些孩子的恐怖和奇怪的戰慄的痕迹。她怯懦地緊握着老人，使人看出她正因激情而在發抖。

被一種新奇的甜蜜的和固執的感覺所苦惱，和壓服，珂丁諾夫在教堂的走廊上很快地追上他們而且跟着他們走。老人用厭惡的鄙夷的眼光看着他。她也向他瞥了一眼，可是是無心的，平常的，似乎她的心已被什麼很遠的思想吸引住了。珂丁諾夫莫明其妙地跟隨着他們走。這時，天色已經十分黑暗；他跟着走了一小段路。老人和少婦轉入一條又長又寬的擺滿了許多小販的攤子，穀米雜貨店和小

旅店的污穢的街道，從這裏可以直達城門；然後，他們又從這條街轉入一條狹長的巷子，那裏，兩面圍着很長的籬笆，籬笆的盡頭是一間高大的漆着黑色牆垣的四層樓房；在那大房子的門邊可以通到另一條寬大的路。他們到達這間大房子了；老人突然轉過身來很不耐煩的看着珂丁諾夫。珂丁諾夫像被鎗射般木然地站着；他感到自己這種衝動無聊的行爲是多末的可笑呵！老人又一次地看着他，似乎他相信這種恫嚇的釘視已經發生了效力，於是，他們兩個走進了那樓房的窄門。珂丁諾夫只得轉回頭。

他非常沮喪和煩惱，懊悔自己無端地浪費了一天的時間，這種浪費所得的代價除了疲勞沒有什麼，更愚昧的是自己結束了一件本來很平凡而却有意將它誇大的事情。

早晨雖然他也爲自己隱居的生活不安，可是他仍本能地遠離一切足以煩擾他在表面的藝術生活中壓迫他和激動他的事情。這時，他憂悶地懊恨自己所生活在裏面的陰蔽的角落；因而他被不安的環境和目前奮鬥所引起的苦悶和憂傷征服